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榕壇問業卷十七 八

詳校官中書臣涂日焕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徐元湘

榕壇問業卷十七

明　黃道周　撰

丙子春某以守歲還山獨處墓下時諸親朋各以歲事家居未遑講論而某新奉環命將改筋衣擬拜疏請告稍謝朋從山中書籍皆朽蠹無復足披抱膝看松增其寥落簡諸友尺牘中有陳克韞問業十則劉薦叔問業二則克韞長樂人為平和司鐸欵尚文行所稱道最深

至可觀劉薦叔福安人以訪郡守至亦邃於學問又有薛當世大志寧德人問學四五事皆名孝廉不相迂鄙又有構李陳獻可叢謨商三易皇極亦六七事未有以荅也自揣寡陋生於海裔未有聞知然諸君子皆淵懿拔俗即無以荅之其問難宜自足傳因略為次於後

陳克韞一問榕壇講屢空說命字大是不同命屬太虛屢空則近於虛故曰庶乎貨殖屢中便礙於虛故曰不受命顏子亦多中時但中中仍是空如簞瓢陋巷已算到

周流無用處子貢亦有空時但空不能屢如到切磋琢磨後前見已自無存是兩賢絕詣但曰屢空便有不空時簞瓢陋巷尚有簞瓢陋巷在三月不違亦尚有三月在曰屢中便有不中處性道文章却推解不來聞一知二亦遺落處多如夫子者周流天下何處定是曲肱疏水罕言雅言何處定是見聞解悟到是兩賢之所未及又云夫子於兩賢往往較量點化一貫為屢中切劑屢空亦為竭才微旨鄙夫一章次於多能之後與如愚

多識一樣着眼豈不是點化分明某云某看書何曾到此某一日曾晤丁玉明坐久無可酬對者某因云顔子竭才又稱屢空夫子說我叩兩端而竭焉此兩竭字與空字如何取證玉明云先生胸中豈有未竭處某爲爽然又憶辛未春日劉完公初入都問屢空貨殖之義某云屢空便是顔子窮欠貨殖便是子貢聰明向後完公再舉此語某遂不認某向曾說簞瓢有餘周流無用曲肱疏水現前富有天下三十屢空現前享有究國古今

只有兩人一稱鰥夫一稱貧夭一者享壽百年一者廟食百世子貢恁地聰明豈遂億不到此億不到此不成子貢也張明公曰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亦看得六七分意思

克韞又問博學無所成名黨人無心議擬已寫出夫子上達莫知境地夫子以為知己纔説出下學實際來夫子一生不厭不倦只下學上達一句開頭説學習便道不知不愠説中庸便道遯世不悔學到不見知處直是

心體上取照非世人聞見所及故以上達破子貢聞見
榜樣然不言下學是何等工夫子貢粗心却不復尋故
聞黨人之語遂指出射御以示門弟子禮樂射御書數
正是下學吃緊處射者反己最可悟道御之一事與周
流較親故曰吾執御矣蓋實實約略生平如此非是權
對也黨人雖不學却千里相遇子貢雖聰明却當面錯
過某云子貢何曾錯過下學上達依舊是一貫本子只
說箇上下十倍分明夫子對子貢傾廚倒庋子貢見夫

子曰定心癡一日陡問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歟子貢理會猶未十分忽聞一貫如富子驟貧又一日見夫子自稱莫我知也夫子貢商量未下忽領得下學上達如貧兒驟富言下再著不得一毫言語聖者自示賢者自承悟人不討下手美人不現全身如曾子門人便須償他忠恕一飯之外禮意蕭然今日如何又把殘羹當作太牢之享執射執御分明是破著名心銷他學障老子云如大久矣其細聖賢學問中無復有細於御者何

曾見周公以卜宅致富虞舜以陶漁興家

克齷又問前日説孟子學易以五百餘歲見知聞知闡發深微然孟子學問盡於不動心不動心在知言養氣易中何處説知言養氣只是孔子聖之時也時即是易進退存亡不失其正仕止久速各當其可此便是易了某云如是人都曉得再不須問亦不須説易云將叛者其辭慚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辭寡躁人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此便是孟子知言易其心

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知微知彰知柔知剛此便是孟
子養氣養到此處纔說得三極自如一極不動不要泛
泛自酬應上看人工夫
克韞又問知其性則知天矣此章心性身命只是一套
事知得透即是行行得透即是知學庸兩部都是心性
上事易說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孟子說盡心知性以至
立命想亦無甚差別大抵窮理至於盡心則盡矣盡心
是知亦是行盡心以下孟子字字說易盡心以上孟子

事事學易盡心以上即孟子六十四卦盡心以下即孟子繫詞孔子有孔子之易孟子有孟子之易猶伏羲有伏羲之易文王有文王之易某云讀書尚論最要實安得如此檃括易字一字豈可通掛孟子七篇前五篇上下都論仁義禮樂霸王聖賢的的大意告子盡心兩篇纔為學庸疏明心性為窮理源頭關防萬世錯路所云盡心者大要明善而已明善即是致知誠身即是格物物格知至即是至命孟子云知命者不立於巖牆之下

此即格物的的大意人把學庸論語來看孟子字字分明何消以易溷他伏羲文王孔子三聖相傳於易前不敢錯說半字程子說顔兗可以作易常為之噴飯孟子即是論語學庸疏義耳趙岐云孟子書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孫奭云天以七紀璇璣運度七政分行故以立法二百六十一章以當二十一歲之月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以當九十五歲之日離其七篇分章贏縮以當一歲之辰自孔門來著作無

有精於孟子者又其全書未經滅裂是則告子盡心謂之開陽瑶光矣是皆看孟子太高然見古人用心未嘗潦草對聖賢開目也

克齋又問心字易知性字難明性一也朱子解性以為兼氣質而言語雖本於程子然似有二性矣要之性不離氣質第不襍氣質而言耳非特耳目口鼻為氣質即心亦是氣質心之生處是性譬如火是氣質火之光處是性水是氣質水之流處是性心之生處即仁義禮智

故曰性之德告子以生為性原不差朱子以知覺運動解生亦不差第後人認知覺運動屬血氣猶孟子所難白雪白玉者遂差耳不知孟子初未嘗非告子特恐其分别未精必流為義外之説故就生字盤他盤到根心生色所在則幾希之義亦明白惜告子不得而遂勿求耳某云克黜與達巷回護猶可何與告子回護自孟子後無有知性者董賈尚不錯至周程便錯耳夫子説性相近只論上智下愚之初不論上智下愚之末耳智愚

末流皆是習豈是性便如此克齬說不雜氣質而言此句最好說不離氣質而言便不得氣有清濁質有敏鈍自是氣質何關性上事如火以炎上為性光者是氣其麗於木而有明暗有青赤有燥濕是質豈是性水以潤下為性流者是氣其麗於土而有重輕有晶淖有甘苦是質豈是性生字只是就字起義也如何便指為性天地之大德曰生生是天地之性是就理上看來故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彞好是懿德不曾以二氣交

感者稱性也以生謂性自然以食色為性以食色為性便與鳥獸異類無別耳記曰別聲被色而生只是說他活路豈是所以生之理也就生上可拆到幾希所在猶王伯安少年拆竹木要求理所在也水之潤下火之炎上金之從革木之曲直人之仁義禮智信豈可拆其形體而求之只就形色看出天性則是聖人盡性之妙看天下山川草木飛潛動植無一不與吾身相似此從窮理格物來邵堯夫三十年纔見一半如何便以一句塞

之凡聖賢立言再不糊塗勿為傍門所誤

克韞又云天字易知命字難明大抵天命之說亦猶心性之說心之生處是性天之不已處是命天何以見不已即在人心之生生處故曰天命之謂性天之行健無息即心之戒慎恐懼所以說命必到無聲無臭說性必到不睹不聞天命至處便是太極太虛心性至處便是至誠至聖天之有氣數亦猶人之有氣質性無所麗麗於氣質命無可見見於氣數故言氣質而心性即在其

中言氣數而天命即在其中不可分天命為理氣數為數猶不可分心性為理氣質為質也某云說合一處何嘗不合說精微處自然要條段分明天有氣數人有氣質天命在氣數中人性在氣質中何嘗不是然說氣數則有災沴之不同說天命則以各正為體說氣質則有智愚之異等說人性則以至善為宗氣數猶五行之吏分布九野與晝夜循環猶人身之有脈絡消息天命猶不動之極向離出治不與斗柄俱旋即人身之心性是也

心性不與四肢分咎天命不與氣數分功天有福善䄄淫人有好善惡惡中間寂然感而遂通再著不得一毫氣質氣數不睹不聞無聲無臭只是性命宅子於不睹聞處見睹聞於無聲臭處斷聲臭纔是宅子上認著主翁四面嚴牆走來試命一團花酒就中取性縱使不死不昏亦是他數髙禀厚難道是立命知性也凡說性命只要盡心者不欺本心事事物物當空照過撞破琉璃與天同道四圍萬里不見浮雲

克齋又云前日嘗講夏時之義因思建子建丑之說舊紀所傳載之已久然信史不如信經疑今不可疑古春秋書春王正月之義本直截而無可疑合之詩經七月流火七月食瓜益無可疑者豳風作於周公底定之後而周禮以正月之吉始和懸象魏曰始和明是孟春未嘗建子也即商建丑亦未有實考惟商書伊訓太甲元祀十有二月乙丑見之經耳然既稱十二月則是未嘗改月也自軒轅以來皆以孟春正月爲歲首代有律

歷而子獨取夏時者蓋天道運行每數年一差想夏歷獨考較不繆比諸歷為精故夫子用之非疑周正也然正朔原無所改而行事或有相兼夏書云怠棄三正則建寅而兼用子丑昔亦有言之者也今建寅亦以冬至稱賀又以十月為歲終而行鄉飲酒禮固未嘗以子月為正朔也如此則豳風與春秋亦可以了快而無疑矣某云習見此說讀書要有憑據不可專以意斷之公穀要以意斷事然至於春王正月不敢以意斷為寅月者

是其親見不可誣也史遷親用秦人建亥其書二世至
武帝以上皆無寅月今諸世表現在可考既不疑於史
遷不可疑於公穀左氏凡歴書時月之不敢違者要以
日食為本使日食不必問則朔望時日皆為無用矣夫
子之不改周歴此無足疑夫子之用夏時要是一家私
論安可便變魯史以紀時事也春秋書春王正月春王
二月春王三月此所謂三正以示列代之所致謹不可
以月令繩之汲冡書有周月稱一月既南至昏昴畢見

日短極日月俱起于牽牛之初右回而行歷十二舍終則復始又云周正歳道數起於一而成於十次一為首其義則然凡四時成歳有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十有二月各有中氣以著時應春中雨水春分穀雨是則汲冢之意謂數歴則以一二三四數時則以春夏秋冬也豳風數日則云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又云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獻羔祭韭三之日即寅月也而不稱歳首尚以

日命之數月則以巳月爲始云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蘀又以午月繼之曰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蓋當時各以干支紀歲以陰陽别之十月無陽而謂之陽月四月無陰而謂之陰月日干月支五年再閏歲陽在於玄枵則歲陰在於星紀律陰在大呂則律陽在黄鍾星窮於亥而律窮於巳故干不數亥以甲數子十一月甲子十二月乙丑正月丙寅二月丁卯變

月為日以一二三四呼之五歲而復始支不起午以巳起巳四月巳巳五月庚午六月辛未七月壬申八月癸酉九月甲戌十月乙亥甲與巳合五歲而復始戊辰皆土也姑洗之律隂陽盛交合有日月故曰春日又曰蠶月凡天人之務至五歲而備矣日月之交五月而變揲蓍之法陽四而隂八故以四呼日以八呼月秀葽鳴蜩食鬱亨葵剥棗築場納稼及於條桑此八月者聖人所以成務也其四日則聖人以之經始聖人之分别日月

損益陰陽本著與律煩重其事以告後世之遠者至其改憲分明三代異制覯於十月云隕蘀云納禾稼云滌場云為改歲為春酒則子月之為歲首明矣七月鳴鵙食瓜其氣候原是五月九月叔苴十月隕蘀氣候亦似八九月豳在周原之西決無晩寒差兩月理然不敢定為先時者以斯螽一章覲牀下而嗟婦子改歲之義不可易也詩稱二月初吉載離寒暑言寒而不言春又稱維暮之春亦又何求言春而不言初大抵語日月則取

之易有四有八以一為始語寒暑則取之律可叙可歌以辰為端也曾點說暮春浴沂自然是建辰之月孟子說七八月間旱則還在未申之間所以然者孟子言日月而曾點語寒暑耳世儒不見汲冢書另有月令另有時訓又不知周公所以煩重其說使士君子究其理田夫野叟辨其事習見夏時則曰正二三月為春七八九月為秋耳五年再閏十九年七閏之說置不復考故夫子特録豳風以起小雅使人知有日月寒暑之異七月

始寒則正月始暑甲日始陽則己日始陰戊以陽兼陰則癸以陰兼陽五年而知其閏十九年而知其次三四十九戊癸互宅此道不與讀書者治之寧當與田畯耳語乎仲尼以詩自為詩春秋自為春秋詩可以諷詠而通春秋觸目衆所共睹旣不宜別為日月寒暑之說又不敢更改時制移時換月故以春還春以秋還秋以一王之憲不可擅易以亂小民之耳目又不宜更定以煩君子之心志使後之人有通於其說謂春非春秋非秋

者則丘有罪焉耳是則仲尼之與周公同過也致周克商之月在於玄枵日月星辰皆在北維因為歳首以祀人鬼始於黄鍾猶太甲初年遵用殷憲十有二月祀於祖廟也然殷不改歳而周則改歳既改歳則未有不書元春而書冬仲者此皆事理必然無足多怪至於制作則周公備極矣三分四時八尺取晷復為元始如用立春則太蔟之律發於明夷覿其享祀用樂天主夾鍾地首林鍾人用黄鍾其義可見豈有周公仰思待旦不知

顓頊以來四帝一王同用建寅之是自仲尼立議以後人皆唯唯夏時是遵其實不知夏時遵合何旨止謂泰月大來農政伊始耳仲尼損益百王與顔回特發此論明白易曉亦欲省周公之煩重還天下因天下以知百姓無敢汨五始棄三正者并不敢以反古之説詆議聖賢至如建寅之説二分二至自黄帝以來播於閭巷其誰不知杞宋所傳當於漢初尚有顓頊正歷及正殷歷諸書夫子皆以為非時而斥之當周室東遷熊楚稱王

時想即有別建三正私行其歴者夫子特筆以識周正當時之譏夫子猶今日之疑周時今日之宗夏時猶夫子當日之尊周正也凡春秋日食間有難知至於灾祥雷雨極爲易考隱公九年春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春三月即夏正月故以雨電爲灾既巳震電不宜復雨雪故亦書雨雪如夏正驚蟄而後大雨震電又何足異乎近以法推三月無癸酉庚辰癸酉乃二月十日庚辰乃二月十七日如此則震電爲竊舍而發矣又

桓公八年冬十月雨雪亦是夏正酉月不宜雨雪十四年正月無氷亦是夏正子月不宜無氷如解凍後又何足疑僖公三十三年冬十二月隕霜不殺草李梅實此是亥月無疑唯二年春王正月不雨至夏四月不雨疑為子月未宜雨耳然已帶四月六月而書則非為正月宜雨也襄公廿八年亦書春無氷如夏正者又何足異略舉數條可以豁然康成守道不篤以蜡祭息老物謂建亥之月是矣又謂上春釁龜疑是寅月然秦人自以

亥月釁龜康成稱為歲首又何必疑周人之釁龜移於寅孟乎康成不精春秋故持兩端然其解周禮正月始和為和輯典制不指氣候卓哉其言之矣世儒寡學單舉致論要當詳悉與之共明萬勿以某為誕也

克韞又云嚮與考較事見在邦必達題作者多就應世上此似非是玩質直三句是學問絕大本領非聖賢不能知非聖賢不能行極不是酬應作用也大抵此章為聖賢而發當時狂狷學力不深陶養未至尚有動而忤

俗反而自疑所在此自疑所在却是好義未到頭處世人看他疏畧動成非笑惟鄉愿輩同流合汚與衆喣喣到處騰譽子張却有學術之憂直欲勘究到底看他是箇達人不是達人抑是鄉里吠聲之輩夫子見他說箇聞字纔為他一一剖判說出色可取直不可取仁可取義不可取自慊人可居自信人不可居排他聲聞之輩為無根之流斂此狂狷之氣就中行一路此便是盈科後進成章必達的意思某云此則精微此便是下學上

達根基

克艦又云達是精神貫徹達處都無聲名聞譽只是天知人知自家洞朗悅親順親信友獲上亦從此貫去謹愿之人只能做出忠信廉潔不能做出忠孝大事在家也只是阿容說孝子不違其親在朝也只是阿容說大忠無所擊忤世人見他軟美説話好聽便推轂他後來極不濟事壞人邦家做自已聲名所以夫子惡他比之於賊如是聞人恐怕尚有好惡又敢做仁人又敢作孝

子又敢作忠臣又敢做義士壞人心術并壞人邦家所以夫子定要誅他某云天下何人不忠孝何人不仁義只要涵養真粹無上人之心古人云性猶火也火性炎上伯夷典樂曰直而温臯陶九德亦曰直而温察言觀色正是鄉愿丹頭取彼他山攻我良玉黙地自疑只恐我的不是又恐認賊作子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易曰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克艦又云井田法度今所難行即戰國時未必行得孟

子何以惓惓於滕助與徹皆井田也鄉遂用貢都鄙用助徹之法較員通何以教之行助而不教之行徹又引大田之詩云雖周亦助也凡代無不弊之法何以獨言貢法之害竊意貢助各有流弊亦如差僱之各有利害以後代所行言之則貢法之不可廢亦如僱役之不可罷僱便於差貢便於助至今未有易者豈聖賢不算到此抑法有宜於古不宜於今也某云井田原與封建并行封建則疆域易明經界易正如一同之内遂溝洫澮

以達於川徑畛涂路以達於畿皆有丈尺步數分明老稺之所共曉既為郡縣則民易轉徙官制不定兼幷游食者多非如五等所能自理又天下已大去王畿道遠勢必改徹為貢今日之四海猶古者之侯甸也古人意思治地之法只是經理民居不是盡地之利每百里内各棄一二十里以為道路溝洫只是怕民遷徙商君開阡陌以盡地利是後不得不純用貢然自民家輸公各有定額能以什一取之亦猶之徹法耳吴越賦重有什

二三者如周禮不易之田所謂上則江楚閩廣多三易再易之田亦有賦輕於二十者矣九等徵輸蓋自禹貢而然取民之道猶之治家業少則其算嗇業大則其算寛令民家自置産與民均分猶之徹助也輸米於公有過十一有不能十一者如使官家丈量民田要十分取一雖酌其豐歉計畝均分豈不爲厲於天下隋宋兩行非久輒廢所以然者不知先王之意只在安民不在任地耳以千百國諸侯自家算嗇供應王官雖密亦可以

四海一王丈量起科奪富與貧貿田自實雖二十取一猶爲不可也限田與優免原自同法優免既不可冀限田豈可復行誠得良有司正其冊籍躬行阡陌知一方貧富之數令無詭寄飛竄之弊已助得一半徹到十分耳差僱雖互有得失然差役亦要良民土著不使浮浪之徒失陷官物僱役多是游民奸慝所合今綱運關係尚須差官唯民夫驛遞幫貼僱役耳豈能與貢法并稱貢法如大海衆水所合不得不鹹禹貢九等至十三載

乃同食其明徳者無庸復議如子産治鄭管仲治齊便不得不更定一番孟子亦是此意所謂業少者算計宜容耳如以五十里封疆界於大國内有君子野人之需外有戎馬交際之費無遂溝洫澮以别其域無田産轂禄以固其心此徒為鄰封芻牧何可十年自保乎孟子勸滕公行助只是安貼民生隂寓丘甸兵農之意不在徵賦利弊間也其心非貢法以貢法行久必使衆庶痛癢畧不相關如富家子執簿詰租坐享成算一傳之後

移丘換段了不復知亦無復伯主亞旅守望相助之意耳自秦開阡陌來君如置碁民如飛鳥方丈之田已千百主矣每見孟子議論極是精微克韞又云什一之説必如朱子於公田中取二十畝為廬舍只以八十畝還公纔成十一然周禮任地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則亦不能槩定於十一者又治野上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五十晦餘夫差等亦如之而公邑家邑小都大都之田皆當時公卿大夫之制祭祀朝

聘皆在其中而餘夫二十五畝幷圭田五十畝其制俱無所考豈請野以下皆孟子自為經濟抑原本周制而為之斁其云孟子所謂皆是周公餘意趙岐云請野九一而助而如也欲令郊野九區如什一之助法也又當時國賦差重孟子欲使國中什一之賦從古者園廛二十稅一之法故曰自從也從古法也然考周禮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自是王都之制與侯國不同孟子嘗言輕於堯舜之道為大貉小貉今安得使鄉國之間二十稅一乎

想周制王畿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滕之國中亦有雜行遠郊甸稍縣都之制者孟子勸其一切皆行什一即所謂鄉遂用貢都鄙用助者然云使自賦則不定為常額取贏如貢法之硬耳諸侯之國中只當天子之近郊是亦王制非孟子所創也周禮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康成云宅田者致仕之家所受田也

士田者仕者之田所謂圭田也蓋天子之卿大夫受地視五等爵而初仕與致仕者未有采邑理合為宅田以佐所不及故此數田在公邑家邑小都大都之外又小國之卿僅視天子之士則自卿以下禄入甚少為置圭田五十畆亦是本王制所謂宅田士田者非孟子創義也田制餘夫受田并萊田三易之數皆如正夫小國郊野不𠘧天子之鄉遂故為酌量其數得二十五畆令不至徙業以供致旗任輦治洫之役故自周官制度之後

考究精詳未有如孟子者蘇頴濵至呰司馬法以為周禮指萬井之提封為百乘之采邑疑其出車不似古傳可謂過矣後世儒者輕議古書惑溺近説孔君以謂是鑿混沌而畫蛇足將天性命而失巵酒今先生雅信周禮推崇孟氏亦五經之錧轄六藝之喉襟也

劉薦叔云嚮讀問業第十二卷云身心原無兩物著物便是妄意意識情欲附身而起誤認為心則心無正面亦無正位又云要曉得意識情欲俱是物上精魂不是

性地靈光又云格得此物十倍分明始信得意識情欲是心邊物初不是心分別痛透雲霧俱消矣然思意識固為心累亦是心之所生孟子云乃若其情則可為善夫子云我欲仁斯仁至矣又云欲立欲達如此等情欲皆在理路盤轉謂何非心且如無此四者則此心便虛空與葱嶺何異葱嶺之學掃除一切單刀直入故曰本來無一物今稱原無兩物則尚有物在又云意識情欲是心邊物則物復有物竟多無所掃除者孟子謂凡有

四端於我知皆擴而充之要使人於情中認性欲處認理人際認天動靜體察一念之生覩所繇起一情之發審所繇止到人欲盡時天理流行自然皎日當空纖雲不起入夷出晉赫赫如常某云兄謂孟子所言異於夫子抑夫子所言異於孟子耶孟子說擴充不是漸次夫子說欲仁不是頓了萬物都有個真源知所繇起知所繇止知擴知充此一路火光如從電來則是隅山雷影不是本光如從燈來則是竈下炊灰不成獨照只此一

物通透萬物要在意識情欲邊頭認他如借電燈以準刻漏也夫子立言如中夜泰山金輪陡現孟子立言如東窻正坐特地分明葱嶺諸賢直從被中說是寒來暑往耳善格物者只格一物格了一物更無萬物甚看一物尚未能透如何敢說無物來緣又云如俟人欲盡後天理流行且待雞啼占風撥霧也

劉薦叔又問前講云定靜中間自能安慮人到安慮始識此心真正面目藻思易云何思何慮孟子曰不慮而

知慮似第二義大學乃自知止定靜之後得之則慮是
聖神絶頂工夫矣晦翁云處事精詳此不過一貼細人
事耳豈必盡從靜定中來積疑數載及讀書經安汝止
惟幾惟康始知惟幾之慮決自安止中來禹思天下有
溺者繇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饑者繇己饑之伊尹思天
下之民不被堯舜之澤若已推而納之溝中詩云迨天
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户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
之少者懷之五聖人積思待旦不寢不食要盡天下納

在至善之中盡百世食他明德之報不知多少險阻曲折豈是不慮而思之所能了中庸云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此知止能慮都是誠明動處到了能慮纔能盡其性能盡物性可賛天地化育二氏亦知定靜如何識到能慮管仲諸人亦慮周數世又安人物又無源頭學問終歸小補前日說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只一思字是盡存之要法可是此道理不甚云正是此道理亦正是此事難得精詳也民便是民物便是物如何看得有一

體之親有明新之盛易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唯幾唯深唯神總是一箇能慮而著龜似不慮得之聖人於此看得分明知天下只是一物更無兩物日月四時鬼神天地亦只是一物更無兩物說是兩物者人所不知龜亦不知著亦不知了說是一物者何以人所不知龜又能知著又能知只是人多思慮如泛海洋泛看流星無復南北到有一定東西範圍不過曲成不遺兩

縢貼地一日一夜周行十三萬里若竟此言只恐世人吐舌也要知天地只是殼子日往月來寒往暑來只是脈絡周行丈數無數聖賢只為天地療得心痛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矣

又云天地無人只是一塊血肉人無天地難道一線空懸

薛當世自寧德來鼓篋甚殷初至問學以何為始某應云博約為始當世云約猶有所始博何所始某知其學有蹊來因問云凡何所學當世云潔其心某云潔心云

何當世云潔其心則神明來舍潔其心則聖賢為徒潔其心則君親可格某云以何為心答云此有覺者為心某云何者是意答云此轉覺者是意某云何者是知答云此不受覺轉者是知某因問云何者是物良久答云此中無物某云既稱無物何得有心有意有知既有心有意有知何得説是無物良久答云謂中無物所以有知如有物者知安從來某云若爾無意何從得知若爾無心何從得意知意心身生千萬物此千萬物各印爾

知此是博約路頭通天徹地匆匆灑掃只衛空宫

翼日又問知若有物不如無知心若有意不如無心因意見心因物見知果然心知中初無物某云如此則爾身中初無心知何從又見有意有物薛云物來觸心知以虛應知往接物意緣觸生虛觸之間依然無物豈應心裏有物藏知某云如此則天地間盡數是物何獨爾心無意無知須知爾身的有自來又知爾心的有自受止涵萬物動發萬知函蓋之間若無此物日月星光一

齊墜落譬如泓水仰照碧落上面亦有星光下面亦有星光照爾眼中亦有星光若無此心伊誰别察又如璇臺四臨曠野中置安床日起此亦不起月落此亦不落漢轉斗迴此不轉迴依然自在打破大地二萬一千里這個心血正在中間為他發光浮在地面要與山川動植日月星辰思量正法也此處看不明白禮樂詩書都不消説

翼日又問若此則是三界惟心六塵惟識也某云現是

一身莽說三界生成五藏安碾六塵不是大雨淋頭那得通身發汗如再說者則不須談

翼日又問古德嘗言儒者只曉得格物不曉物格曉得致知不曉得知至某云不曉得物何緣說格不曉得知何緣說至我只要人曉得一物不要人了得千知薛云程朱夫子皆與崖謙諸賢講論不知當日辯折如何某云大地盤旋見星見月竈廚燈火不禁夜行

當世翼日請歸告道便云明日囘去又别是一樣學問

陳獻可博覽羣書喜為通志成務之學貽書來極論洞璣三極之道以為古今未有某未之敢仞也獻可所著為象林及洞璣式象皆本晉書宋天文志𠶷益洞璣為立象序卦之所緜始來書言乾集虎首坤集龍尾緜是卦數爻象相推而萬世不盭晷律不違日差地行循環不忒天之言也亦羲聖所欲言也兩極隱現於乾日月出入於坤轉六十四為反對三十六倍反對為七十二以之直十二爻而取度則二五之高深畫以之接運氣

則腑臓之主客治以之取交會而加乘則日月之羸縮定天之言也亦文聖所欲言也大明生於東帝宫出於震太陰視之盈虧五精視之遟疾頂踵合于乾坤星漢區乎八際前際後際貞緯雜緯易詩春秋往牒治亂不爽君子推之可施進退補救之權周官不廢十煇餘圖遡諸占侯君子明之可布敬治天人之業天之言也亦孔聖之所欲言也凡夫子所言皆自然之理故然之蹟夫子曰行于自然之謂易營于故然之謂歴易者行于

自然而營之者也非夫子自道乎某自為此書來遍示同志無有人曾看到底者獻可此言雖不敢任然自是心地精微可謂窮理矣某答書既潦草不復記憶唐伯玉過齋頭見獻可書因問獻可何不道一畫之變究於十八每指諸卷分屬而言某云他從天道下手未曾布著既於兩極六爻看得分明久之自然造此且此最易悟想彼已習故不復譚耳伯玉云自三千年只道六爻變化窮賾極動無人說得分明何不直舉與他想他直

悟便談至此矣某云無多識人如何輕道一貫如蚕識一貫者雖百錢坐窮耳張曷之又云䖍可開頭便説乾集虎首坤集龍尾繇此相推萬歳不忒吾門豈有此法此法尚在羲軒已前數千餘年如堯時日躔在虚則前去三千年亦只在壁奎之間安得遂符此數今過此三千年日躔壽星大火之交安得虎首龍尾常宅乾坤乎吾門只舉此段以為積算之始非以此為限如何守此萬年不爽某云伊亦看得分明伊云象數相推曆律不

違日差地行循環不忒既曉得日差地行寧不知虎首龍尾之非定舍只謂從此數起萬年可齊耳朂之云獻可為何從聲音入手某云是其所長引伸便到凡讀書先因其明後通其晦如入暗室久便分明也朂之云邵堯夫負不世之資研精三十年吾門每每説他不合獻可此處登標遡本如何看得分明某云凡窮理先致一番後覩大全如為性命之學與秀才家講只是茶飯耳魯經外道走過一日豁然自知其非便十分洞徹矣為

天道之學與歷律星象家譚之只是呆呆畫餅曾經邵家走過一日豁然知他未盡便百倍完成矣昴之又云堯夫聰明自仲尼而下與太玄潛虚元包孰為優劣其云前日說過太玄而下惟皇極書粗得其意略為齊整耳凡讀書須洞見本原知羲文所以因理明象因象明數有毫髮不可挪易之處非為方局隨人下手也揚子雲作太玄窮於畸零之分司馬氏作潛虚只得九分之一邵堯夫作皇極準于天道六甲之方至於盈縮氣朔

交會不復能舉以之命歷推策則太玄之視皇極猶高祖之於雲孫矣消長乘除只是救敗之活法如要上遡羲軒下覲周孔必洞精七歷然後以易通盤打算乃知聖人所謂一貫不繇多學龍馬所謂呈圖不繇文字乾坤屯蒙之次非為偶然天一地二之文非為泛舉因而推之五百之期六十之甲歲月日辰有饒有乏盈虛交食各有其端故云易之與歷歷之與律三者同用也記某少年嘗作太咸以形聲色九九相推各得七百廿九

本於河圖曲折之數兩其陰陽以六因之足盡萬物之用然亦到底與太玄同摹其所以差者不過謂元會運世歲月日辰約略相等耳必知此四者實不相等數自一畫至十八變乃知歲星之準鎮星之遲熒惑之倏閃金水之附麗固各有繇非偶相值也聲音唱和本之於律律生於易易中象數豈可纖忽邪移自漢以來推步未通皆除坎離震兑四卦以為監司後餘六十以準一朞之卦竟夫不知其繆别依歲歷以一十二相起以歲

月日時起元會運世七八九六宛轉相因推於聲音有字無字只得影響非為實測一年之外至於週甲少六十日以至三百日可謂疏矣三統四分只是髮絲不能盡合遂至數年之外交食盡差豈可立大概之乘除包千年之贏縮乎至於聲音微眇恍惚以八方之風調五土之氣比於烏鳴鈴語尚有未該雖鑄以鐘磬諧以律吕大小異制戛擊殊度則唱和之際遂不能齊況以口中之音調紙上之字變通愈便則調度愈難矣朂之云

獻可亦稱夫子所云物無定聲各隨其方方無定音各依其義數言已盡其緼則獻可圖韻亦已得此意為何不讚歎他某云此道極為精微繇人自悟不因言說其有據者一金二石三絲四竹定依古法起於黄鍾終於仲吕自京房變律而執始以下遂乖本聲況以喉齒調其義類氣質既殊水土各别繹之則易精用之則寡效合之則成書分之則無律必欲分配匀調須上稽天道下察物數已詩經之列國參禮樂之條度一本於易以

聽八聲知水火之極微悟金木之重疊裁以五土終於坤艮九八七六以類相從而後六書之義七律之變可以并著而互起也凡事簡則易從易則易知今以三十六母翻切相宣實為易簡而陰陽清濁到處難齊分以七聲則疑礙間起又堯夫所云十唱十二實是古法未可輕議以九唱十二為百有八以四因之亦是古法但四因一千二百九十六則是天方數始合於音中自去八百有一以易裁之合去一千九十進退消長難以齊

矣古云合同而化天地微眇之故未有不依天地而能長存者管子所辯五音為鳴窌離羊負豕雉木至今童姁猶能言之史遷較定律書出於金石後人更定遂指角為徵移羽作角況以開發收閉之義託唇喉齒舌之間六書之義僅存其一四聲之數反離其經是以洞璣緒論未之及收更俟他年研精請益耳時以此意寄獻可使去未知獻可以為何如大約此道可不覃精必欲累思須精明易理以律麗之吾輩無獻可聰明且留精

神以觀文象動靜出入符之於身一欲審聲便生卜度既生卜度便落波流如洞璣者亦可得其大意知天地日月星辰寒暑只自一畫流貫自然極於萬世可示指掌知聖人無雕鑽之功神明非刻畫之器諸瑣瑣者不足勞心也

榕壇問業卷十七

榕壇問業卷十八

明 黃道周 撰

去日若多也得一堂講論殊難程伊川云不啼哭底孩兒誰抱不得子産遇叔向仲尼遇晏嬰王子晉遇師曠終日談道撇之不倒吾被蔣先生一問啞得百日也洪尊先云鑿山甚易得玉殊難蔣先生偶蹴龍宫吾門何必自移寶藏乎某云自某談論以來風過樹翻無人復

看落葉蔣先生纔拈一枚覺樹樹紅酣山山碧戰也四坐寂然某云此處不發憤那得樂來前日為誰開此難端儘成罪過尊光云問呂而德看而德云前日為夫子誕辰請教蔣先生惹得此問以此罪過不從蔣來不從諸生却自夫子生下帶來某為憮然試請而德一一舉似而德因舉蔣一問云益稷皐夔生值重華皆有三十年學問繇今思之其嚮用當在五十餘歲第不知所學何事彼時山經未作茵譜稀傳律例樂書豈有定本無

迺天人參半抑從心性透玄某云試問吳雲赤看雲赤
云包羲六佐通陰陽海陸之書軒轅七輔明存亡治亂
之級如無文字則法教不章如有傳言則神明破漏神
農半生七十二戰黄帝階下五十四賢論棄甲已自如
山若著書何難成塚述而好古萬古上是此述而先進
從今千嵗餘亦此先進只借心性做箇簡紙天人做箇
漆丹葢稷臯䕫只是學堂弟子勿復問他髫亂勝衣而
德云契不某云天人亦做得簡紙心性亦做得漆丹參

半透去蔣公已自說破從今好古誰是真本蘭亭譬如今人讀書將使後世謂今人無書可讀也而德云如此則何處著落某云璿璣玉衡隨山刋木芻蕘鹿豕是諸賢真正行卷而德云如何不到精一本上某云此本已是畫圖畫師何曾盤礴

而德又舉蔣再問云文王五止具一部圖書此便是易有太極若於太極外更加無極便入老莊即於卦象外另圈太極亦非羲皇初筆否某云試問鄭孟儲孟儲云

前日論說已遍又為朱陸重炊箕子九疇備有五方文王五止初非一畫白虎通略舉義類得其大端易卦驗得其標瀾遂流方術要如父木君火之說未免偏枯圖左書右之旋均有順逆既有順逆便有兩畫六變三乘只是一圈且如三讓之餘不說兄弟嗣薇之裔不道夫妻圖則兄弟同居書則長幼有序聖賢只是身體圖書未嘗口談河洛若論口談何嘗識得作舂中央便是聖人之於天道也而德云蔣公只是看象此又分文蔣公

為濂溪發藥此并為京郭下鍼可亦契不某云蔣公欲認羲皇初筆若論初筆㳙枯兎禿已在兄弟九首之前又舉蔣問云中庸是舟一善是柁如無柁匠祇是岸橫一貫如樹學識如花徒取花師終同繒剪某云衆看蔣公虛心體道如此等語寘之誰復關心一經烹鎔香光四照誰復看書能如蔣公者而德云人見吾門說性在止善開手已是迂儒又見吾門談道常有聲光亦疑枝葉不想瞿曇說善到隱怪路上是有柁無舟秀才說學

在文章裏去是有花無樹也其云掐舩上岸亦是别路神通剪綵上燈亦是心花所造如不信得兩極通天終是敗舟落葉

又舉蔣問云阿難徵心似與吾儒不别只欠戒懼一著耳吾儒自劄卧榻聽二氏鼾睡若以心論統在天命範圍其云而德看蔣公論心與二氏論心果有差别抑無差别而德云吾門説戒懼伊説無怖只是此處差别前輩亦云不攻二氏二氏自滅如鬼打鼓舉槌與他鼓聲

不作甚云試問洪尊光看尊光云月自不殊因眼異色既有異眼亦生異舌孟子説不動心告子亦説不動心同一輪車有生有死詩説皇皇后帝佛説衆鬼夜义同一空中有精有怪吾儒戒懼只是仁人孝子事親事天之常如無此心只是鬼奴風犢之無畏敬有所恐懼正是明淨天中辨出雷根雹子如是無風無雨何人不説天晴某云疾雷破山晴天自在漏光滅火整頓衣冠終是蔣公看得明悉尊光云天命範圍依然鶻突此間開睹

斷不傍人

又舉蔣問云周公驅虎豹犀象后夔舞百獸鳳凰論他性學本無精粗然於苗頑殷頑反都棘手將縣人不如物抑亦頑不易廉盡性爐中决無後先走作某云試問吕而遠看而遠云蔣公此意似從丘隅伐木感發得來盡性爐中只是人厌難度人能如鳥猶是百分中人鳥得如人已是千分靈鳥飛廉惡來力格猛獸不足以服朝涉之心許孜郭文仁孚異類不足以通時賢之志聖

人意思只是千古上下頑懦難起耳重華五十年不格父母卒藉帝堉之功西周十五世不靖竇黿終資斧斨之力為此性爐終難息火只將心目全付交盤如是已外有人人外有物于田不必號泣待旦不用仰思也獸惡網羅却是惡人性惡民憎其上只是憎他習深菑頑之侮慢自賢啟頑之知疵反鄙却是人人都有聖賢之心虞廷之𢊍羽頓干文公之破斨缺斧只是此心不敢與鳥獸同道萬勿外頭錯怪人物莫從這裏輕别精粗

某云蔣公亦是此意而德云蔣公説無先後走作便是

一盡俱盡也某云黎民於變四方是過此間豈論丹烏

赤烏又何處胡飛亂走

又舉蔣問云七百歸獄三千出宮片刻事震動天下布

衣身中亦有此一種消息先生救華亭三疏解遼環萬

言自是斬蛇斷蛟手段總之覷得一官七尺輕欲驗歸仁看

此一日某云此是拔劍驅蠅何嘗動得天下杜子美之

救次律李青蓮之贖令公在聖海瀾中如勺鹽水吐此

勺水不成陂池何處是真種消息試問黄共爾看共爾云太原發蹟一半是要成家神武掛冠七分是要拔宅都有慾在那得能仁仁者無慾不是半夜踰城便是一朝斷臂管夷吾九合一匡民到于今受賜夷齊餓於首陽民到于今稱之一家靠才一家靠節猶未盡得一日之力吾門只是問心未嘗問世任他半去半來我自獨克獨復莫説此是大綱未到節目也某云梧桐一葉驚秋此是天下歸根時候雪裏野梅放眼此是妙華結子

緣由信得過者云是天分從心信不過者云是神明護力莫聽蔣公從臾太過

又舉蔣問云聖門七十二子個個中人宋儒却言佛門祖師個個奇偉豈為澹泊不住正恐耳食者便云文殊普賢騎得象王壓倒四科也某云白日衆眼自明中夜吹燈莫說此事不消再論且問鄭非愈看非愈云任他騎得象王終是獠頭鬼面吾門三尺不道桓文

又舉蔣問云二南非南國乃南風義取薰解本諸舜然

塗山氏女始作南音則南之義兼本諸禹管子未為二南故有三歸房杜諸公總是面牆難道人豪無數皆坐不讀關雎某云程正叔蘇和仲尚坐不讀關雎何况別個而德云何某云試問朱君薦看君薦云參差荇菜左右采之南有樛木葛藟纍之程蘇皆未有此意而德云正叔初直講到處見窂軌言路和仲與賢士夫相處極有情悰豈不是采荇縈藟君薦云此是一德相求上事不關體面黨與他於此處雖不牽帶尚未分明也而德

云元晦浙東糾唐三疏恐亦不讀關雎某云豈不夙夜謂行多露既有士民遮訴此事亦難輟手而德云上有王淮乖異之心下有同父離間之口雖速我訟亦不女從如何參看某云兄輩看書漸細如某所云只道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是發憤忘食上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是樂以忘憂上事周孔行徑只在此處覃精鵲巢鳩居猶是後人事業君薦云如何是後人事業某云周公東征召畢居守仲尼促駕顏子安絃人人如此便是一家

何患幹不得事業

又舉蔣問云夏時本遵堯歷自商周秦至漢文景皆用之只以所建頒朔周書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革命改正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祭告猶自夏焉周公原不變四時之名孔子恐無改周公之理行夏時只是行夏小正以為燮理陰陽之本如春行冬令則水秋行夏令則旱明堂政事原與洪範相關某云西漢不信左氏未嘗不信春秋公穀不疑周時後儒若稱夏月似亦

習於所見不得無駭所聞前日講之甚明試問林朋夔看朋夔云周公創改夏時似亦經怪仲尼憲章近代反覺尋常不信三家舊傳且看十二公經僖公十年冬大雪如是夏月雪何足書襄公廿八年春無冰若逢寅後豈有冰理僖公三十三年冬十二月隕霜不殺草明是亥月稱陽定公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明是隕穫豆熟春秋自本周憲後人習見夏時竹書既有時訓又以周月命篇意義膚膚徒成破綻所稱日起牽牛已非天黿

之首若云杓指中氣亦乖積差之原想在周人别有閏法所以五載常正三春今如閏不變月便有二丑二寅若使卻移歲終即是三正遞建調劑之精非衷所及豈有周公不識閏餘歲朔反令後輩錯指四立二分如云小正諸書決難精於時訓月令向使百王同用何必顓云行夏之時想在列國暗行夏厯仲尼見之已為遠𦾔所以確然首舉春王不顧時人私稱古厯依經據傳勿傍他書漫向羲和重𢿞七月

又舉蔣問云雅有五際風頌宜亦有之唯商魯寥寥頗難推算若六笙九夏果否缺殘求廣微補亡固非劉原父以為有聲無詞聲從詞生似無無詞有聲之曲或以天保當南陔常棣當華黍伐木當崇丘菁莪當由儀如以時邁為肆夏執競為樊遏之類而併以思齊當齊夏行葦當族夏其說亦似可通紫陽故掃詩序雖屬邊見即如詩說詩傳亦是商賜優伶某云談詩不廢舊說所以泝遠知風古意尚可推求何妨以經墢傳鄭夾漈時

有錯綜嚴坦卿亦自明白昺之旣有講求且問昺之看昺之云黃圖說詩有三百十二篇以當日軌消長各六益巧言之何人斯為實數三百有六損何人斯以去商頌為二百九十有九日月循行經理百世決非後世所得動移然聞師說若尋崇丘由儀諸篇即在南山蓼蕭之內則南陔諸篇初未曾缺傳其序者不容獨遺其文得其聲者不容并失其字即以魚麗序次何殊酌桓賚般之文豈必取材天保而上彤弓而下至如斯干之非

新宫楚茨之非肆夏年久樂湮無徵孰信六笙九夏儻亦存其微言不必施諸鐘鼓矣五際詠非宣經聖門亦無顯説如有暇日尚勞仰觀既明三垣九野之談可廢六笙九夏之辨尋聲依永稱容明體自是申毛後乘何煩蔣老推求某云蔣公此道博深别須見他求其堂室又舉蔣問云三禮分彙立例準小學大學繫辭雜卦以為全書儘是快事惟樂律黄鐘三寸九分與九寸尚無確論黄鐘一誤諸律全差京房六十律錢樂之三百六

十律均似蛇足請合太玄新書元聲正聲諸説為樂全經與三禮並懸宇宙其云蔣公發此弘願為天地開目太玄得領樂書是子雲爽籟然于鍾律實未分明何處下手試問唐伯玉看伯玉云此道洞璣講之甚明無人體會律起一尺二寸截其陰陽以為上下二宮故有虎則之上宮黄鍾之下宮分統十二故有百四十四律自京房至鄭世子無人覷破徒謂淮南吕韋横起疑端耳周公製律以尺取晷冬至日晷一尺五寸六分夏至日

晷一尺五寸合此十二以為律本益上則損下益下則損上律有陰管呂有陽筩分百二十進退其間三萬九千絲八千一百釐是一是兩是五是十夫子談之廿年無人肯信枉令諸儒聚訟經年也禮書自是晦翁遺意吳幼清業有定本樂書備在文圖如是不信周公製律之原且勿復談古今鍾呂之事某云此道吾雖屢說實不分明前在京師說律即是歷幾為閣儒唾㷛今日談之又自夢夢亦是此道分數未得昌揚也

又舉蔣問云古歴多疏後歴漸密議者謂至元郭守敬而盛亦至元而衰近以日食刻數不合將大統回回西域滿城四歴并較各驗食圖亦多錯出不知古歴之跡何以反得敬授精意黄圖自在太玄經世之上定有南針某云此道都非一口所吐劉歆僧一行如在今日與之談道便有分曉若與郭太史商量亦有同異耳盧肇不識夏潮云是日光所迫北人不見南極便云地下無星若説易即是歴枉被拘儒惱死也此道遘講之亦二十

年無人肯會試問唐君璋看君璋云易起六變以成十八地行天周各有餘分交會之端起於直爻月行爻中與日相薄歲十三週積餘微至至六十歲以得食始五百一十一歲以得會終六千一百三十二月以通贏縮凡易倍豎一百二十有八以四周之以三割之弧背弦矢十三强半以度月規而交食晦朔與爻相值陰陽死生判於爻中小之當辰大之當歲自有易來未之能舉也三統大衍粗發其端譬之太倉稍颼粒米今日便舉

全图示人無人信得西洋空竊蒙古之緒滿城又揚郭史之波比較食差以增損杪法虛立損益以追提食分縱曰得之久必旋迷近亦數年豈能必世吾門不作長歴可通三年不靠一家可邑衆歴想亦古有此法可惜今無能徵蔣公以是相推何不當前直闡某云七聖未嘗作歴刻漏何當春秋道有明時吾不藏頭道有行時吾不掩尾可惜繡溦説未開鍼

又舉蔣問云建文之後爲革除帷幄者極多土木之變

以逃回命官者不少齊黄曹鄺既不足談篤信學道一章恐當竟屬新建但云過去聖賢初無呆事留與後生恐逗出鄉原甘草一路某云周則豈敢而德云王新建恐亦未到篤學善道田地某云篤學善道是潛龍上人新建遭時遇主已在飛躍之間無一潛字飛躍不得試問楊玉宸看玉宸云張子房李深源劉誠意都得到此王景略猶有富貴之心也

又舉蔣問云帝堯元年經世推為甲辰今依竹書定為

丙子堯在位百年依經世起甲申則舜元年己未中間隔世幾於三紀不如竹書丙辰之去己未止可三年獲麟迄今二千三百餘年素臣自多苦無闕里豈真子輿結讖長作泰人閏冬某因再問謝有懷有懷云共和以上世譜無稽竹書丙子經世甲辰均之虁說約略賢才或泰或否子輿之去黨錮黨錮之去河汾河汾之距濂洛五百上下已自難齊繩以文孔之年亦可六百餘歲聖賢立身須是後天而老如為世數所囿猶是食氣中

人不知羲皇前頭可得幾個甲子疏仡上下開見何家且請蔣公題其闕里某云蔣公此意實是難承生值開闢前闢莫問斗虹後路啼麟笑鳳果是不祥

又舉蔣問云世間無一物不是日光串透人心頭學問如一片日纔能貫串六虛透徹上下第虞日有中昃還須步步看取扶桑某云蔣公防人厭倦也此一片日在天地中原無蚤暮人為天地所隔自不見日其實日光無一刻子不貫心眸而德云如此日光猶是外鑠不是

特地光芒某云天命謂性性非外來心中是天天何漏處試問王千里看千里云天地隔不得日日行地下夜氣句萌血肉隔不得心心行體中醉夢自覺譬如無地日當倍明假使無身心當倍妙也某云某猶未學到此舉似蔣公當為發槊

又舉蔣問云聖人雖遇小事於三才不靠一家還靠自家耳到得自家作主更無三才某云蔣公教我陰陽剛柔仁義在人性中只是一中認得中字何須陰陽剛柔

仁義而德云此說靠不得知微知彰知柔知剛猶怕三立無一是處無血皮中奈何下砭某云試問楊峻人看楊峻人云六爻總是一卦三才俱是自家粹精見性旁通見情只此性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鬼神合撰不是太虛中間更無陰陽剛柔仁義也某云某說底錯賴峻人分曉而德又云只靠自家此間何能無倚有膽有識亦未到聖賢田地某云聖人何曾無膽無識靠中而存靠和而行靠虛而游靠實而成如此獨立始能不懼

不懼始能無悶無悶始能無脩楊峻人云不長夏以革不大聲以色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處還靠甚麽某云亦還有帝則在峻人云有物有則亦不靠人順帝之則亦不靠天則地之道亦不靠地三極中間一則命貫此命貫者的是何物蔣公直云自家所謂誠是自誠道是自道某云生平讀書只有此處未能直領賴諸友剖析分明

又舉蔣問云虞舜盡孝夫子知天皆費五十年工夫文

王受命亦在中身大行一闕實百聖千賢上下證果向後六十耳順受者彌虛九十五耳提強益不息千二百歲崆峒問難剖出陰陽原委乃能與日月參光如此精進十分始信生晩之無祇歸小慧學無厭倦坐證長生而德云蔣公善視孔邃以來未有這段學問召畢呂散皆百餘歲不知中身與誰周旋作如許學問伯玉磋磨於尼父衛武提撕於張仲亦皆半百之年尚云知非寡過河汾十五而爲人師二程四十而擁皐比以視學易

得無太婺某云人寡過最難唯有力學可以自勉顏淵不貳即三十不以為夭彭祖多慾即八百不以為壽羅期生云蔣公既說大衍一關是千聖證果則五十學易的是如何參會某云人生百年卧消其半只餘五十任是現前百歲亦要再加五十工夫虞舜文王仲尼蘧瑗皆於此處領得一半工夫任是聖賢全副精神亦無全副受用做得一尺成得五寸若到此關便當證果雖是仲尼蘧瑗也管不住若過此關不能證果雖是岐黄彭

老夕死為難認得此關是理是數是工是用若得一百便成二百子瞻所云若得七十年便是百四十也繇夫子看來千年工夫亦只是五百成就學到天理淨盡尚有小過難除莫道五十知非便是終身不貳也任對蔣公一一舉似勿從紙上看作訣詞

翌日朱伯勤從浦中至翻閱諸義因問蔣公發如許問何者是蔣公大意某云不厭不倦則可謂云爾是蔣公大意又問吾門如許條答何者是吾門大旨某云忘食

忘憂不知老之將至是吾門大吉伯勤又問蔣公所見自十二卷以上撮領提綱備闡妙緒自十二卷以下魯生肇中所緝之明博石星賡穆所記之精微易之而德重收之簡至理過百條文逾五萬若要請正如何裁取某云任看山山樹樹仍是老至倦來一部易書只領得乾乾終日於時王豐功陳無涯在坐某謂伯勤問他豐功云衛武公學問老成抑戒一篇四百七十字字字坤道臯陶哲惠生知九德一章綜貫十八言言言互體如何

專領乾文某云不是用九那得乾元惟其乾乾所以抑抑陜無涯云夙興夜寐洒埽廷內惟民之章此處便是强恕而行抑是致知格物簡而廉剛而塞强而義此處若有一念陰柔亦是不知不止大家講貫末後分明儘在兩老身上某云無涯教我任對蔣公一一舉似勿從紙上看作訣詞

是日丙子歲二月九日也某馬齒五十有二會中諸賢請宮庶若椰先生提耳爲贈若椰翻諸問業揚糠

簡寶得十八條初示聞道之艱難末示成德之不易叮嚀告誡於孔蘧寡過之年所以裁成吾黨垂引來哲不為少矣因録若椰先生問義篇次如左

榕壇十八問附

人報君親雙斷後天排雲水兩空痕㓜平黄先生壬申誕日詩也上既深知㓜平首俞召用推車過霹靂又得滂沱吐舌舐青天寧憂虎豹屬五十加年之旦正三千逓座之時漳潮諸賢以璟幸托三同雖長數月遠來授

簡遜謝未能聊就榕壇敎鐸詮叩膚疑以當席茅下風之拜

問益稷臯夔生值重華想皆有三十年學問緜今推之其嚮用當在五十餘歲第不知所學何事彼時山經未作苗譜稀傳律例樂書豈有定本無迺天人參半抑從心性透玄

問文王五止具一部河圖洛書此便是易有太極若于太極外更加無極便入老莊即于卦象外另圏太極亦

非羲皇初筆否

問中庸是舟一善是柁如無柁匠秪是岸横一貫如樹

學識如花徒取花師終同繒剪

問阿難徵心似與儒門不異只欠戒懼一著耳吾儒自

劄卧榻左右間聽二氏鼾睡若以心論統在天命範圍

問周公驅虎豹犀象后夔舞百獸鳳凰論他性學本無

精麤然於苗頑殷頑反都棘手將繇人不如物抑亦頑

不易廉盡性爐中决無先後走作

問七百歸獄三千出宮片刻事震動天下布衣身中亦有此一種消息先生救華亭三疏解遼環萬言自是斬蛇斬蛟手段總之覷得一官七尺輕欲驗歸仁看此一日

問聖門七十二子箇箇中人宋儒却言佛門祖師箇箇奇偉豈為淡泊不住正恐文殊普賢輩耳食者以為騎得象王獅子便足壓倒四科也

問二南非南國乃南風義本薰解蓋取諸舜然塗山女

始作南音南之取義似兼取禹否管子惟未為二南故有三歸房杜諸公總是面牆難道人豪無數皆坐不讀

關雎

問夏時本遵堯歷自商周秦至漢文景皆用之只以所建頒朔周書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革命改正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祭享猶自夏焉周公原不改四時之名孔子恐無改周公之理行夏時只是行夏小正以為變理陰陽之本如春行冬令則水秋行夏令則旱

明堂政事原與洪範相關

問雅有五際風頌宜亦有之惟商魯寥寥頗難推算若六笙九夏果否缺殘束廣微補亡固非劉原父以爲有聲無辭聲由辭生似無無辭有聲之曲或以天保當南陔常棣當華黍伐木當崇丘菁莪當由儀如以時邁爲肆夏執競爲樊遏之類而并以思齊當齊夏行葦當族夏其說亦似可通要之無關詩教也紫陽故掃小序雖屬邊見詩說詩傳恐亦商賜優伶

問三禮分彙立例準小學大學繫辭雜卦以為全書儘是快事惟樂律黄鍾三寸九分與九寸尚無確論黄鍾一誤諸律全差京房六十律錢樂之三百六十律均似虵足請合太玄新書元聲正聲諸說為樂全經與三禮並懸宇宙

問古歷多疏後歷漸密議者謂至元郭守敬而盛亦至元而衰近以日食刻數不合將大統回回西洋滿城四歷並較各驗食圖亦多錯出不知古歷之疏何以反得

敬授精意黄圖自在太玄經世之上於易律參同定有南鍼

問易八卦談兵師同人謙豫是御將要法坎離兩濟是戰守古方今寵命空優惟聞左次虢咷已久不變冥盱而自醫巫閭抵賀蘭一帶地險盡為敵人飲馬之場山海之守憊甚鬼方河套大寧空巢奉我濡尾尚睽無望折首也不知敗局落在何爻即今推環應參何卦

問靖難之後為革除惟幄者極多土木之變以逃回命

官者不少齊黄曹鄘亦不足譚篤信學道一章恐當竟屬新建但云過去聖賢初無呆事留與後生恐逗出鄉愿甘草一路

問堯元年經世推爲甲辰今依竹書定爲丙子堯在位百年百年外依經世當起甲申而舜元年爲己未中間虚位幾於三紀不如竹書可據獲麟迄今二千三百年餘素臣自多苦無闕里豈真子輿結讖長作秦人閏冬

問世間無一物不是日光串透人心頭學問精誠如一

片日纔能貫串六虛透徹上下第虞日有中昃還須步步認取扶桑

問聖人雖遇小事於三才不靠一家還只靠自家耳到得自家作主更無三才

問虞舜盡孝夫子知天皆費五十年工夫文王受命亦在中身大衍一闕實百聖千賢證果向後六十耳順受者彌虛九十五耳提强益不息千二百歲崆峒問難剖出陰陽原委乃能與日月參光如此精進十分始悟生

曉之無祇歸小慧學無厭倦坐證長生

榕壇問業為吾漳諸弟子講論而發夫子自壬申抵家諸弟子相從講論皆在浦之北山至甲戌夏始入郡就芝山之正學堂為講舍其條約見於篇端彚次成帙者凡十八卷憶乙亥十月十六日正會時環命初下報人至讙動城邑夫子方與諸弟子論文未輟闇者不敢以聞翌日諸公勸駕亦會歲暮夫子亦還山守墓未獲再證諸弟子所次問業已得十六七卷

二月九日為夫子誕辰諸弟子合前後問修二業請
于宮庶蔣先生先生因就問業中拈出十八條推暢
玄風以抒嘉祝乃復錄師說彙於末卷以振諸篇坊
實綱紀其事遂不揣載筆以托後乘云丙子夏門人
呂士坊謹識

榕壇問業卷十八